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5 期
2003 年 12 月，頁 133～162

戀的男人・渴望被愛的男人—「私小說」戀愛觀的問題點—

黃　錦容*

摘　要

所謂「戀」這詞是日本古代的字眼，到了近世時期有了變化與區別，它成爲了跟妓女娼婦之間的戀愛，而到了明治大正時期卻又成了「靈肉」分裂二元化的精神式戀愛。日本近代的戀愛觀其理想與現實受容之間有明顯的認知落差存在。本論文首先區隔日文的「戀愛」（renai）跟「戀」（koi）二字的定義。以近代化過程中「戀愛」的形成做基本背景鋪陳，探討明治時期的「戀愛至上主義」—硯友社周邊與北村透谷的戀愛觀；以及大正時期的浪漫戀愛—《青鞜》的女性解放運動與厨川白村《近代的戀愛觀》。

同時，進而驗證同時代背景之下，文人們將相關「戀愛」思想帶進「私小說」作品裡的諸般面貌。一探在田山花袋《蒲團》（1907）與岩野泡鳴《耽溺》（1909）兩部「私小說」作品的戀愛觀中，與「妻子」、時髦受教育的「新女性」、「娼妓」（藝妓）等不同身份的女性，在戀愛感情上有否可能產生共鳴與人格平等的結合？ 釐清「戀的男人」與「渴望被愛的男人」的問題點。

關鍵詞：戀、戀愛、私小說、蒲團、耽溺

*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oi man・A man's desire to be loved
– "A private life novel" the question point of love concepts –

Huang, Ching-jung*

Abstract

"Koi" this word is an ancient word that comes from Japan, but it has changed and has more clear definition when comes to the more recent ages. It has become the love only between a prostitute and slut, but when it came to the Meiji period of time, it had become the spiritual kind of love with two separated words "spirit meat". The ideal and reality of the love concept during Japanese recent ages has a very different acknowledged existance. This essay's intention is first to find out the definition of "renai" and "koi". To use the recent ages love process as the forming foundational background to probe into the love concepts of the Kenyuusya associates and Kitamuratoukoku – "love comes first" concept from the Meiji time, and the females liberated with the "recent love concept" of Kuriyagawahakuson – the romantic love, "Seitou" from the Taisyou time.

At the same time to prove the people from the same generational background, scholars put the relevant thought of "renai" into all type of faces in "private novel". To probe into the love concepts of two "private novels" - the "Blanket" of Tayamakadai (1997) and "Indulgance" of Iwanohoumei (1909), to find out if there are any resonances and the combinations of moral integrity that are equal in between the love concept of "wife", the "new female" who is modern and educated and "prostitute" (slut)? To clarify the questioned points of "koi man" and "a man desired to be loved".

Key words: koi, renai, a private life novel,《blanket》,《indul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恋する男·愛されたい男—「私小説」の恋愛観の問題性—

黄　錦容*

要　旨

日本古来の言葉では、昔から「恋愛」に当たる感情や行動は、「恋」と呼ばれていた。近世に時代が移っていくと、遊廓での娼婦との恋は肉体関係を結ぶような「色恋」の意味合いの「恋愛」関係を希求するものであった。そして明治・大正期に至っては、「霊か肉か」という二項対立で提起されるプラトニック・ラヴ、というような規範性の強い恋愛感情が要請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そういう「恋愛」の思想が多く流通していた結果、多くの文学作品に大きな食い違いが現れて、ほとんど肉体以前の「恋愛」が描か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論文はまず日本語の「恋愛」と「恋」という言葉の定義を区別させて踏まえておく。そして、近代の「恋愛」思想の変遷に目を向け、まず明治時期の「恋愛至上主義」—硯友社及び北村透谷周辺の提唱する恋愛観を取り上げてみる。その次に大正期の浪漫的恋愛—『青鞜』周辺の日本女性解放思想、厨川白村の『近代の恋愛観』から、近代恋愛観の定着を見極めていく。

そして、作品論として、同時代要素を取り入れた意味で、「私小説」の文学作品における肉体以前の「恋愛」の諸相を考察してみる。田山花袋《蒲團》(1907)、及び岩野泡鳴《耽溺》(1909) の兩作品に現れた「恋愛」像から、いわゆる「妻」、しゃれた高等教育を受けた「新しい女性」、ないし「娼婦」(芸者) などといった様々な身分の女性との恋愛感情の内面真実を考察してみる。その恋愛関係における「共感」の発生の有無、及び自他の人格の対等的な融合が存在し得たかどうかを問題意識に据えて、「恋する男·愛されたい男」という両義性の意味で、「私小説」の恋愛観の問題点を検討していく。

キーワード：恋、恋愛、私小説、《蒲団》、《耽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治大学日本語文学系助教授

戀的男人・渴望被愛的男人—「私小說」戀愛觀的問題點

黃　錦容

一、「戀愛」與「戀」的定義

本論文嘗試將明治時期到大正時期的戀愛論，與女性解放運動並論思考，一探當時時代背景之下，呈現在田山花袋《蒲團》（明治 40、1907）與岩野泡鳴《耽溺》（明治 42、1909）兩篇「私小說」作品的戀愛觀中的問題點。有關日本近代「戀愛觀」方面的探討不是作者個人獨特的見解，個人嘗試藉文本閱讀的方法，與明治大正時期近代的戀愛觀作一個結合跟印証，試圖找出一個比較新的觀點來解讀作品。

男女戀愛裏經常存在著不確定感，它來自於「自我認知」跟「他者認知」相互投射間產生的矛盾與不安。戀愛感情要達到水乳交融、靈肉合一，自古至今，它是一個永遠遙不可及的困難課題，其關鍵因素來自於外在的社會條件；還有無法理解的「他者」——戀愛對象的問題。本論文題目定爲「戀的男人・渴望被愛的男人—『私小說』戀愛觀的問題點—」，其實翻譯成中文時，這樣的語法有些生澀難懂，「戀的男人」是什麼？它爲什麼又等同於「渴望被愛的男人」？這是因爲個人將日文中的「戀愛」（renai）跟「戀」（koi）這兩個字的定義刻意區隔開的緣故。

如果開宗明義要釐清這兩個字眼，就得從厨川白村《近代的戀愛觀》（大正 11 年、1922）這本書說起。上溯自明治時期至大正 11 年，日本的近代文明開化已走過五、六十年漫長歲月。厨川白村《近代的戀愛觀》正代表了整個明治、大正時期接受了西方戀愛思想——尤其是艾倫凱的「戀愛至上主義」之後的一個流程。厨川白村在這本書的一開頭就提出一個很響亮的字眼：「Love is best」，意思是愛是最好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愛是至上的，他甚至引用兼好法師《徒然草》[1]裡的「不好色的男人就好像玉器有瑕疵、缺陷一樣」的字句，以印證東西方男性戀愛觀「好色」的同質性。問題是他在此提出「Love is best」這樣一個副題，會使人將「Love」與「色好み」中「色戀」（irogoi）這兩個字眼的定義混淆了，他把「色戀」（irogoi）與英文的「Love」幾乎當成同義詞使用。厨川白村再三強調，日本萬葉時代基本上強調男女雙方全人格且靈肉一致的戀愛觀。他的觀點顯然是延續之前包括北村透谷、或創辦《女學雜誌》[2]的巖本善治所提倡的論調。就日文「戀愛」（renai）來說，第一，它是在明治時期被製造出來的字眼；第二，在日本古代《萬葉集》與《源氏物語》中，就有與西方標準相近的戀愛感情與行爲模式。在日本古代它被稱爲「戀」（koi），而在進入明治大正時期後，在社會風潮與文人作家的引介推動之下，近代所謂的「戀愛」，它跟日本古時候的「戀」產生了不同的認知。新的「戀愛」觀，第一提倡戀愛的普遍性——誰都可以戀愛；第二條件就是要談結婚，一定要經過戀愛，也就是把結婚跟戀愛這兩個主題結合在一起的新思維模式。

另外，除了厨川白村《近代的戀愛觀》一書之外，有關日本近代戀愛觀的第二本必須參考的著作，就是伊藤整〈近代日本愛的虛僞〉[3]這部評論。伊藤整所提出的觀點，就是所謂「精神上的愛」，基本上它是傾向於基督教教義的東西，可是在近代「愛」的思想被輸入日本之後，這種基督教教義「愛」的實際精神卻沒有被強調。東方文化裡「愛」的思想跟西方基督教的精神戀愛基本上不一樣，東方人強調跟社會的關聯結合性，在文化認知上有極大的差異。東方人的想法，要跟「他者」完全有平等對等的關係互動，會有疑惑與猶豫，總覺得「自我」永遠不可能跟「他者」有完全對等人格關係的產生。東方尤其是日本社會，以前的文人或者知識份子覺得要得到心理真正的平安的話，他只有避開社會去過隱居、自我放逐的孤獨生活。可是西洋在基督教教

[1] 中世隨筆文學、1330、原文爲「よろづにいみじくとも、色好まざらむ男は、いとさうざうしく、玉のさかづきそこなき心地ぞすべき。」
[2] 明治時期婦女教養雜誌、明治 18.7～明治 37（1893.7～1904）
[3] 伊藤整「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愛』の虛僞」『近代日本人の発想の諸形式』、新潮社、昭和 37.11（岩波文庫、198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的影響之下，它強調跟「他者」之間積極的結合，也就是全人格完整平等的對待。這種思維模式的不同當然是來自於「罪」的認知。可是就此點而言，伊藤整認爲日本在近代引進了戀愛這個思想時，忘記了日本人現實取向的人的認知的部分，明顯遺漏掉了西洋式的「戀愛」需與「他者」有合一的平等關係的基本前提條件。所以日本近代所說的「戀愛」二字，充滿了僞善的意味，日本人傳統「愛」的思想本就充滿俗世現實取向，而不是嚮往天界的超脫思想。結論而言，近年以來的研究共同達到一個認知，所謂「戀」這詞是日本古代的字眼，到了近世時期有了變化與區別，它成爲了跟妓女娼婦之間的戀愛，而到了明治大正時期卻又成了「靈肉」分裂二元化的精神式戀愛。

二、明治時期的「戀愛至上主義」—硯友社周邊與北村透谷的戀愛觀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硯友社[4]尾崎紅葉《金色夜叉》[5]這部作品。這麼多年以來一般讀者的懷疑不解是：男主角貫一爲什麼那麼生氣？在熱海海邊爲什麼要踹阿宮一腳呢？他爲什麼會那麼生氣她的負心？除了貧窮這個金錢關係之外是不是他們兩個之間已經產生肉體關係？肉體關係在近代戀愛裡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它跟近世江戶時期狎遊妓女戶、跟娼妓之間的「戀」又有什麼不同？在提到有關「性」（sex）的肉體愛時，令人同時想起夏目漱石相關的戀愛小說。論者一致認爲夏目漱石對戀愛是痛恨的，他諸多作品中的男主角幾乎都是不可能談成戀愛的，表面主題像是描寫戀愛的作品，骨子裡卻告訴讀者，真正的「戀愛」是不可能得以成就的。包括《心》[6]、《三四郎》[7]、《行人》

[4] 硯友社：爲明治 20 年代引領風騷的文學結社，明治 18.2-爲尾崎紅葉創立，機關雜誌爲「我樂多文庫」，其文風性格爲披洋化外表、實際內容爲江戶元祿文學寫實主義色彩濃厚的通俗小說。

[5] 《金色夜叉》：長篇小說，尾崎紅葉著，明治 30-35（1900～1902）斷續連載於「朝日新聞」的未完小說。痛恨受金錢誘惑變心下嫁富商的女友阿宮，貫一捨棄學業從事高利貸的奸商工作，以便向金權社會反向報復而漸失人性，即便阿宮悔悟也無動於衷。以男女情痴爲主題，分析時代經濟變遷下主人翁的苦惱心理，以其通俗性題材風靡了當時社會大眾讀者。雖爲虛構故事，但時至今日在熱海海岸邊仍有一觀光景點的紀念岩石，相傳正是書中主角貫一踢阿宮一腳的膾炙人口的地點。

[6] 《心》：夏目漱石著，大正 3 年（1914）4 月～8 月連載於「朝日新聞」的長篇小說。描述青年的「我」在鎌倉海邊認識了廣田老師，回東京後經常出入老師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8]等漱石有名的作品都是告訴我們「戀愛」神話之遙不可及與幻滅的故事。就如漱石門生森田草平的《煤煙》與漱石的《三四郎》，二作的女主角都同樣影射女性解放運動的平塚雷鳥一般，《煤煙》[9]是森田草平在有名的「塩原事件」之後，爲自己懦弱的男性自尊辯解心情下所寫的。小說中森田草平與平塚雷鳥兩個人說好一起去自殺，結果男性卻臨陣逃脫不敢下手而失敗。這個事件留下的疑點是，沒有發生肉體關係的男女二者爲什麼要一起自殺？也就是在明治大正時期談到戀愛的時候，它的爭議在「性」的肉體愛有否成立存在此點上。

這裡所提的「性愛」當然跟近世的「色好み」（好色、色情）的戀愛是有所區隔的。在江戶時期，即便是跟娼妓之間的「戀」，它顯然不屬於真正的「愛」，它是屬於彼此友好、懷抱善意程度的結合關係。基本上江戶時期的日本人對於形而上的「靈」與「肉」這個主題不會有

家中。對老師與妻子間看似平靜幸福的生活卻爲何老師有說不出的厭世思想抱著好奇心，之後在他返鄉期間接到老師自殺的噩耗，接到老師的遺書才瞭解老師「罪惡」的過往。老師自幼失怙，大部分遺產爲叔父詐欺騙取，對人性本來就失去信任感。之後，他爲了與好友 K 爭戀房東太太的女兒，使詐得勝，K 卻絕望自殺。老師雖與妻子順利結褵，但那之後他長期爲出賣友人的罪惡感所苦。在明治天皇駕崩的同時，也因長期失去生存的倫理根據，而在罪惡的譴責意識下自決而亡。是探討人性自私罪惡的心理解剖名著。

[7]《三四郎》：夏目漱石著，明治 41 年（1908）9 月～12 月連載於「朝日新聞」的長篇小說。描述自熊本高中畢業後上京來到東京大學文學院就讀的鄉下青年小川三四郎各樣大驚奇與震撼。在認識了里見美禰子後，又與 YOSIKO 交往。美禰子似有若無的謎樣姿態讓三四郎心猿意馬不已，終究美禰子無法表明清楚自己的愛情下，草草下嫁給有前途的實業家。描述男女各自對性與愛懵懂不清的微妙情愫的互動，與新女性愛情遊戲裡無意識的僞善。

[8]《行人》：夏目漱石著，大正元年（1912）12 月～大正 2 年 11 月連載於「朝日新聞」的長篇小說。長野二郎與哥哥一郎夫婦同住，哥哥是對女性疑心病重的哲學味道的男人，懷疑妻子是否對二郎懷有情愫，弟弟當然否認，可是一郎偶然與嫂嫂外出遇到暴風雨，不得已一同外宿一夜。卻加深了哥哥的懷疑而精神狀況更差。描述理性不能信賴他人的知識份子的寂寞與苦惱。

[9]《煤煙》：森田草平著，明治 42 年（1913）1 月～5 月連載於「朝日新聞」的長篇小說。作者分身的小島要吉妻子隅江因兩人婚姻被母親反對而寄居娘家，藝妓的阿倉常來家中打掃幫忙，她自由自在的習氣讓要吉大受吸引。之後妻子隅江上京後卻不慎讓長女意外死亡。要吉爲求逃脫窒息無趣的家庭生活，開始迷戀朋子。朋子是喜愛探究唯美享樂的外國作家的戀愛型態的「新女性」，她認定平凡的肉體處理的戀愛之貧乏無味，與要吉大玩被追求的伯拉圖式戀愛遊戲而不能自拔。以作家森田草平實際與平塚雷鳥兩人實際發生自殺未遂的戀愛事件爲本的自我辯白作品。其催生者正是森田草平的恩師夏目漱石，因爲漱石看不慣事件曝光後，同情即將爲社會訕笑埋葬的森田草平的可悲男性自尊，《三四郎》的創作動機、包括女主角美禰子也是影射朋子（平塚雷鳥）這位「新女性」而下筆的。

困擾和苦悶，它是二分法的，下意識裡上半身跟下半身的區隔是理性清楚的。可是到了文明開化的明治時期又產生了變化。明治時期的「戀愛至上主義」也就是把「靈」與「肉」二者分開。從北村透谷的戀愛觀來看的話，他對於「色戀」，尤其是對尾崎紅葉硯友社的戀愛觀提出強烈批判。在明治時期漸漸產生了所謂的「戀」（koi），就是不乾淨、不純潔的戀愛觀，重視西洋式的戀愛中強調「靈」裡結合的精神層次部分，它已經將「戀愛」中「肉體」部分區隔成爲不乾淨關係。對於近世的商人所談的戀愛精神—「粋」（iki）（解風流、通達人情世故），在昭和時期九鬼周造所著的名著《粋的構造》[10]中下的定義一般，透谷在明治初期也提出了他對「戀愛」的解釋。

> 男女的關係如果女人不爲所動、男人卻心猿意馬的話，以男性的眼光來看就是「野暮」（yabo、笨拙土氣），這樣的方式來處理戀愛的話就太不上道了；但是如果女人很迷惑，男人卻不昏頭轉向的話，這才是真正男性所喜歡的，才是解風流式的「粋」（iki）的戀愛觀。

透谷認爲如果讓男人對女人下跪，奉獻他無私無我的愛意的話，是跟傳統武士精神相違背的，是一種屈辱，這就是「粋」（iki）裡的戀愛觀。透谷的戀愛觀敘述最清楚的就是《厭世詩人與女性》[11]這篇評論，其中大大歌詠「戀愛至上」這種強調精神層次的戀愛觀。在提出透谷的戀愛觀之前，在此要先看看在江戶時期與明治時期的社會現象。文人極力倡導自由戀愛，戀愛至上主義、純精神柏拉圖式的戀愛確實引起風潮，可是仍須與明治時期的社會變化一併觀察其相互影響的層面。

（一）男性本位的戀愛觀—「硯友社」周邊

在明治時期，政府大力倡導西洋文明開化，給社會各層面帶來各

---

[10] 九鬼周造『粋の構造』、昭和 5、岩波書店（1999.第 39 刷）

[11] 北村透谷「厭世詩家と女性」:（「女学雑誌」）、文藝評論、明治 25（1892）。開頭語的「戀愛是人生秘密之鑰」是當時劃時代的大膽新主張，島崎藤村曾言讀後深受震撼。以透谷本人與妻子美那的戀愛與婚後現實之扞格實際體驗，倡論西歐詩人們一方面追求超越拘束甚多的俗世的純粹美人，但一旦結婚後卻赫然察覺妻子正是活生生的現實社會的代表者，而感到幻滅痛苦。由此角度看待人性與社會、文學之間的深刻矛盾，提示具體掌握了新近代文學的觀念與人性觀念，是日本近代浪漫主義文藝評論的最初代表性作品。

樣的變化衝激，但是家族制度的維持傳承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社會架構，所以要嫁女兒的話叫做「嫁にやる」(把女兒下嫁)、「嫁をもらう」(討老婆)，這樣的字眼顯然是依據家父長的命令來進行婚嫁的行爲，這現象到了明治大正時期仍是日本社會的一種常態與常識。所以在這樣的社會架構下，去強調提倡對等關係的相思相愛、熱烈的戀愛關係，自然與家庭制度產生衝撞，違背舊往家庭制度中的男女關係的既有定位。

此外，在家庭制度外的另一層面是學校的教育制度。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雖然東京已經產生七十多所的女子學校，可是女子們行動的自由還是受到諸多限制，要談及婚嫁還是需要依父母親的命令行事。第三個層面就要講到在明治時期日本很普遍的公娼制度的問題。公娼制度從室町時期到江戶時期本來就十分鼎盛，各縣的縣長有權限可以發給妓女戶執照，所以全國四處幾乎都有公開的公娼制度，男性要逛妓女戶是光明正大、公開許可的[12]。在這個時期結婚與戀愛很有名的兩本悲劇作品是德富蘆花的《不如歸》[13]和《金色夜叉》。尾崎紅葉《金色夜叉》裡戀愛跟金錢、家庭制度的衝撞關係正是上面社會變化現象的一個寫照。

（二）「相愛」的迷思與束縛—北村透谷的戀愛觀

可是提到娼妓的存在這個社會現實的話，就要談到戀愛觀裡的「靈與肉」，尤其是「性」這一點。在前述的社會背景下，透谷對於男女對等關係的「戀愛」提出他的新見解。透谷在《厭世詩人與女性》裡一再強調戀愛的重要性與價值，他說「戀愛是我們人生最重要的隱密的關鍵所在，因爲有戀愛才有人生，把戀愛拿掉的話，人生是無色無味的」。我們可以理解，透谷強調男女對等人格的戀愛觀是因爲他個人受到西方文學的薰陶影響，但是提到男女對等人格的戀愛條件時，就與

[12] 村上信彥『近代日本の恋愛観』、理論社（1974.4）

[13]《不如歸》：長篇小說、德富蘆花著。明治 31-32（1898-1899）連載於「國民新聞」。描述海軍少尉川島武男與妻子浪子之間的愛情悲劇家庭小說，武男與浪子過著相思相愛的新婚燕爾的幸福生活，在武男出海服勤中他母親只憑個人主意就將得肺結核的浪子離緣逐出家門，回京後的武男又驚又怒也無可奈何，浪子被遣送回娘家後終致不癒、鬱鬱寡歡而逝。是日本近代版的《孔雀東南飛》。

當時的娼妓社會現象產生頇格不入的諷刺現象。因爲明治時期男性的遊蕩、招妓、買妓觀念上是沒有羞恥、爲大眾所共同接受的社會道德。所以日本男性到了明治時期還是一樣，在家裡有嚴格的家庭制度，藉著婚姻來維繫傳統家族的傳承；在性方面有公認的公娼制度，這是整個明治時期的社會體制，在這體制下男人可以藉金錢買妓來享樂。透谷對這樣的生活型態、戀愛型態提出強烈的批判。

透谷除了對硯友社買妓「粹」「色情」式的戀愛觀提出批判外，他也提出建設性的建議。他的戀愛觀第一個觀念它必須具備「狂氣」的性格，「狂氣」就是一份狂熱，因爲「粹」的戀愛基本上男女雙方都不會困惑迷失，基本上男女兩人腦筋都很理性清晰的話就不叫戀愛。戀愛的第二個條件透谷把它定位在以男性爲主體，女性只是一個被動的對象；而戀愛的第三個條件他更強調處女童貞的純潔性。透谷要求女性的童貞純潔是令人感到弔詭、諷刺的地方。一方面在戀愛的對等關係上強調尊重女性人格的重要性;同時卻要求女性需具備童貞的特質。

明治時期的文學家，在戀愛議題上不免落俗地要求處女的純潔性基本上是其共通特點，它可以說是儒教道德的一個延伸。要讓戀愛能達到一個至高程度的話，當然需要沒有污染的、純潔的價值要求。對於江戶時期的肉體戀愛，透谷雖提出嚴格批判，但是他卻要求另一個前提——女性的童貞。處女的童貞跟女性人格是否可以混爲一談是令人質疑的。即便高唱「戀愛至上」論調、摒棄肉體戀愛的透谷，他也不會認爲自己失去了童真就失去對於自己妻子石阪美那[14]的追求一樣，在明治時期，男人談到戀愛全人格的對等關係時，男性本身失去貞潔的問題是完全不自覺不被要求的。我們只能說日本近代文學家受到西方文學的文藝思潮的影響，大聲疾呼揚棄肉體愛、尊重女性人格

[14] 石阪美那：北村透谷之妻。透谷於明治 18 年對一向熱中的左派民權運動產生質疑，決心脫離政治運動轉向如雨果般的政治小說作家，實現他自由民權的理想。在生活陷入困窘中於明治 20 年與石阪美那陷入熱戀，實際感受到她與之前自己遊蕩玩樂的娼妓間的肉體性愛不同，精神內在大受感動。美那是當時女性最高學府橫濱基督教學校共立女學校以優異成績畢業的才女；而透谷卻是毫無分文、將來不穩定的窮青年，在諸多痛苦中他終於決定受洗成爲基督徒，美那也獨自青睞感情纖細的透谷，於明治 21 年 11 月完婚。其戀愛經過可見銳利透徹的自我剖析與深刻的人性追求，是明治戀愛史一膾炙人口的話題。

的「戀愛至上」論調，其所輸入的戀愛觀在真實的對等人格要求的標準上，有嚴重遺漏曖昧不清的部分。

三、大正時期的浪漫戀愛—《青鞜》與厨川白村

（一） 厨川白村的《近代的戀愛觀》

以上所介紹的明治中期戀愛觀之後，接著來看明治末年到大正時期風起雲湧的女性解放運動——「青鞜」與大正末期厨川白村的戀愛觀。基本上在此時期日本近代的戀愛觀已然達到一個高峰。厨川白村「戀愛至上主義」的重點，他所強調的戀愛四要訣，第一點是「熱情」；第二點是「感動」；第三點是「憧憬」；第四點是「慾望」。其終極目標是靈性融合、靈肉一致的戀愛。他同時也仔細介紹西方戀愛觀走過的歷史流程。譬如說，古代只有「性本能」的性慾要求；第二個階段是中世紀強調宗教性「禁慾的戀愛」；第三個階段就是所謂「靈肉合一」的近代戀愛觀。「靈肉合一」的近代戀愛觀是立足於男性與女性雙方的自覺與自我要求。女性自覺的背後也與女性教育的普及有絕對關係，它影響到女性的解放與要求人格個性尊重的社會變遷。

厨川白村倡議的「戀愛至上」立足於愛倫凱的「戀愛至上主義」。第三點他也提到「戀愛」與「結婚」的關係，強調夫妻間相互扶助的精神。因爲兩性互相吸引的浪漫情愫絕對無法長久持續，戀愛在結婚後便轉化爲夫妻間相互扶助的精神，接著再繼續投射轉化到對子女的情愛。他也介紹了《玩偶家庭》[15]中女主角娜拉的女性自覺問題。厨川白村談到女性自覺時他提出一個觀點，女性在主體性自覺下進入婚姻，這種人格自覺會與婚姻家庭裡的構造產生衝擊。因爲戀愛感情是全然的真心奉獻，是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可是在受教育後擁有強烈個人主張的女性在進入家庭之後又要如何在家庭裡扮演順從或犧牲自我主張的角色呢？在婚姻裡要強調自我主張的女性勢必會面臨戀愛幻滅的殘酷事實，然後家庭會產生齟齬，所以厨川白村跟北村透谷一樣強調「戀愛結婚」需要有完全對等人格的結合。但是厨川白村與北村

[15] 《玩偶家庭》：易卜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透谷也落入同樣的窠臼，他仍然不忘高呼「貞操」的必要性。他一方面強調女性不需再被看成奴隸，批判要求女性奉獻「貞操」是一種對待奴隸的道德觀，可是他卻又矛盾的說：「女性爲了初夜那一刻而奉獻上初夜的貞操時，是決定男女二人全生涯的關鍵所在，至少能保持貞操至初夜才可談「戀愛結婚」，初夜的貞操是「戀愛結婚」的首要條件」，他不忘提醒女性如能在初夜奉上她的貞操的話，保證婚後的男女戀愛關係必然圓滿幸福。

（二）「青鞜」的女性解放運動

前面提到了明治中期以後女學校的大量設立下，日本婦女所受的教育激發並提供了大正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基礎，其中最早就數與謝野晶子，還有平塚雷鳥在明治 44 年（1911）創刊的《青鞜》[16]女性教養雜誌，讓大正時期的女性有一個可以共同發聲的平台。除了平塚雷鳥的「女性保護論爭」之外，之後還有山川菊榮的各樣評論也延伸到女性的社會問題等層面，如女性的「貞操論」、墮胎問題、家庭生活中夫婦「相互扶助」的問題。《青鞜》強調的女性主義原點在於發刊詞所言：「原始女性實爲太陽般的真正有血有肉的人」這句話，太陽是什麼？強調女性有如太陽般發光發熱的能量存在，所以要發光，要有自己的自覺性。

如前面所述，厨川白村受愛倫凱「戀愛至上主義」影響，強調全人格、戀愛結婚的重要性，可是他最後還是要陷入「貞操」的老窠臼而不自覺，那麼「青鞜派」強調的女性自我解放又有什麼不一樣呢？青鞜派當然也強調女性的自我覺醒，男性若是風流倜儻的話，女性也不遑多讓。與謝野晶子[17]這個大膽描寫性愛官能、自由奔放的女詩人，

[16] 《青鞜》：明治 44 年（1911）9 月創刊，以平塚雷鳥爲中心。發刊詞：「原始女性實爲太陽般的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現在的女性是月亮，依附他人生存、靠他人發光、有如病人蒼白著臉般的月亮。/現在我們要把被隱藏的、屬於我們的太陽拿回來才行。」。成員有岩野清子、田村俊子等，初期以文學活動爲主，世間每以「新女性」稱之，投以好奇的眼光。大正 4 年平塚雷鳥退出，後期活動以伊藤野枝爲中心，打破一向以文學活動爲主的框架，轉向批判資本主義體制矛盾的社會主義運動。是日本婦女解放運動耀眼的先驅者。

[17] 與謝野晶子：女詩人，明治 11（1878）～昭和 17（1942）。活躍於「明星」（1900）詩刊。與有婦之夫與謝野鐵幹於大阪認識後，離家出走追趕鐵幹到東京而結褵。向以饒富熱情的浪漫主義詩風聞名。代表作有《亂髮》（1901）（強烈訴求女性熱情解放的 399 首短歌）、《戀衣》等。

她跟原先有婦之夫與謝野鐵幹的戀愛是非常轟動的私奔行爲，她對自己戀愛的實踐能力呈現很有爆發力的女性自我，這種女性的性解放放入了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中又會變得如何呢？「青鞜派」強調女性需要積極打破環境壓力限制，追求自我實現，這一群新出現的女性解放提倡者在整個大正文學被稱爲「新女性」。「新女性」的出現帶給社會刺激跟改變，有名的劇作家島村抱月改編了易卜生《玩偶家庭》的劇本，女主角娜拉由島村抱月的情人松井須磨子主演，在當代造成相當大的轟動與話題。這種「青鞜」解放運動的延伸與影響，到了大正 11 年厨川白村的《近代的戀愛觀》一書達到一個顛峰。

放眼細數整個日本近代明治大正時期一路走來的戀愛觀的演變過程，它既有強調相思相愛、對等人格的基本要求；卻仍死抱著「貞操」的老掉牙思想不放，雖然它在女性自我解放的議題上多所著墨、帶來改變，但統合彙整從明治末年到大正時期的戀愛觀，共具備了以下數個特徵：一是「戀愛結婚」的重要性；二爲追求精神戀愛的靈裡合一，有「靈肉」二元分裂的變形特色；三爲婚姻中仍不忘強調女性「貞操」，以上等等特質與矛盾的存在。

四、舊男人與「新女性」的戀愛憧憬——讀田山花袋《蒲團》

如前述所言，日本近代的戀愛觀其理想與現實受容之間有明顯的認知落差存在。它跟江戶期近世自以爲風流的色情戀愛的「粋」（iki）是不一樣的，「粋」的「色戀」是強調男女雙方都頭腦清醒的戀愛觀。近代戀愛第一個條件要具備狂熱「狂氣」的衝動；又要全人格的對待；更重視靈肉合一。那麼，在文學作品上文人們受到這樣的戀愛觀的傳承影響，能將這樣的戀愛精神與體驗帶進去作品嗎？如果以人格對等的觀念來看待「娼妓」（藝妓）與「妻子」這兩種不同身份立場的女性的話，如果說妓女戶的「娼妓」對性愛遊戲老練、有經驗的話，那家庭裡的「妻子」就是全然的精神戀愛感情寄託所在嗎？用這觀點來檢視明治時期代表性的「私小說」[18]——田山花袋《蒲團》與岩野泡鳴

[18] 私小說：日本的自然主義以島崎藤村的《破戒》（1906）和田山花袋的《蒲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耽溺》的話，結合前面的女性解放運動或戀愛觀作一些比較印証的話，究竟在小說裡描寫的「妻子」也好，外面的時髦受教育的新女性（新しい女）也好，有沒有可能在戀愛感情上有共鳴與平等的結合呢？《蒲團》裡的男主角竹中時雄他把戀愛分爲二種，一種是「污穢的行爲」（汚れた行爲）；另一種是清純、神聖的「戀」。《蒲團》裡戀愛的二分法，一是污穢的戀愛感情；另外一種是神聖的愛情。顯示出私小說作家將對年輕的「新女性」產生憧憬的戀愛感受，跟一般的「妓女」（也就是說卑賤的女性）間純粹買賣式的性愛感受有所區隔的。那麼，居於二者間「妻子」的定位又如何呢？新舊戀愛觀交替的明治時期男人，他們要情歸何處？這是饒富趣味的一個疑問。

這部作品男主角時雄是一個三十四、五歲的中年男性作家，他的日常生活充滿苦悶，這不安來自於社會的劇烈變動。眼見一些新女性、女學生穿著奇異的走在路上，跟家裡平凡又不好看的黃臉婆相較之下，在在讓他很受到這種新時代風氣變化的刺激。剛好鄉下有一個叫做橫山芳子的女學生，寫信來說老師你收我當女弟子好嗎？他想，既然對文藝創作這麼有興趣，好吧！最後決定讓她住在他家裡，卻引來家裡老婆的抗議，受不了只好去借老親戚的家讓她在外租房子，叫她常常來家中跟他學習。他對這面貌妖艷的年輕女性漸產生興趣，暗藏愛慕之情。可是不久這女學生竟然跑出一個愛人叫做田中秀夫，讓他非常忌妒。在芳子苦苦哀求下，心裡雖萬般不願，只得口頭保證要做她們兩個「溫情的保護者」，最後看著他們戀情愈加炙熱，終於忍無可忍還是寫信給芳子鄉下的父親告發此事，強行迫她們兩個分手欲破壞這個戀情，讓她的父親帶芳子回鄉，他自己則索然無味的再陷入孤獨自憐的不堪心境。

（1907）二作決定了它的基調。其平面描寫與無理想無解決的思維模式雖被批評欠缺社會性，依據個人自我人生經驗事實書寫，作否定性的懺悔或告白。這個書寫模式到強調人道主義立場的白樺派作家（1910-1923）以志賀直哉爲首，則轉化爲肯定性來看待自我剖析個人的生活方式。而「私小說」一詞的定型是在大正 9 年（1920），以宇野浩二・葛西善藏・廣津和郎等「奇蹟派」作家爲代表性作家。其心境小說的特色在於將身邊雜事以關照的感受性方法娓娓道出，有侷限於個人小市民封閉殼中的特質。

橫山芳子這個女性是實際存在的真人，我們來看看作家寫這一篇作品的動機。他認爲在《蒲團》他所強調的，就是把自己內在的感情與慾望沒有防備露骨地描寫刻劃出來，而他的感情慾望裡更重要的是他的身體與性慾的部分。

> 我心中那女人的身影愈加濃厚，要不要寫出來？寫出來的話要有覺悟，這個戀情必然破滅。還是不要寫了吧！還是該靜待那「戀」情來臨的時機？[19]（「東京の三十年」）
>
> 我的《蒲團》，作者沒有什麼特別的心態想法。既沒有懺悔；也不是特別選擇那樣醜陋的事實來描寫。只是將自己在人生過程中發現的事實，掀開來在讀者面前讓他們看個徹底罷了！[20]

他這兒所強調的是「那戀情」，他自己把它叫做「戀」，作家他認爲寫的動機來自於「要不要曝光？要不要告白？」的猶豫心情上。至於這「戀」是什麼內涵的東西，在以告白暴露現實的創作動機上是看不出來的。強調把表白、暴露出一個男人的人生事實，可是這個「事實」是他內在生理慾望的「事實」呢?還是他的「戀愛」事實呢？根據大部分評論對於《蒲團》的看法，「《蒲團》以真摯又露骨的人生描寫爲文學最高目的，其材料來自人生事實尤其是自我的經驗」[21]。當然立足於這種個人體驗的真實意涵而言，是受肯定評價的。而「花袋憧憬戀愛、崇拜處女的清教徒氣質正是他個人比一般人強烈的性慾的反面投射，壓抑這種性慾的結果容易有幻想情懷，一碰觸女性的真面目時，他的幻滅也更激烈，所以情緒反彈爲「露骨描寫」的主張者」[22]，這是第二個看法。

如上所言，他對「戀愛」是憧憬的，他又崇拜處女，可見他的苦悶與煩惱來自於他對「愛」的認知之間的衝突矛盾。一般對《蒲團》的評語，是一種中年男子無聊又平凡的感傷，但是我們還要觀察省思

---

[19]国木田独歩・田山花袋『筑摩現代文学大系 6　国木田独歩・田山花袋集』筑摩書房　1980.2

[20]『小説作法』(明 42・7　博文館)

[21]吉田精一「花袋文学の本質」『明治文学全集 67　田山花袋集』筑摩書房　1984.2

[22]吉田精一「解題」『明治文学全集 67　田山花袋集』筑摩書房　198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治時期女子學校的普及，以及女學生的大量增加所帶來社會風氣的改變，也就是時代背景因素。在明治三十年（1897）已經有二十個女子學校，三十三年五十個學校，到了三十四年已經是七十個，而且大部分女子學校是基督教系統所組的基督教學校、女子學校。所以基本上只要是中等家庭以上的女孩子都可以去唸書不稀奇了！這樣的時代背景投射在《蒲團》裡。在裡面的文字描寫上就提到了對於現在這個「老婆」，當然現在的老婆等於「以前的情人」，這個對照性是從外觀上作比較的。

> 以前的情人——現在的老婆。當然現在的老婆等於「以前的情人」，但是現在情勢改變了！四五年來女子教育的蓬勃發展、女子大學的設立、額頭上高舉突出的髮型、赤茶色的腰際和服，跟男人並行走在一起沒有一個人會靦靦不安。在這樣的社會風氣大改變中，梳著舊式的髮髻、像笨鴨一樣的走路法，除了溫馴與貞節外，無一長處可取，要時雄滿足於這樣落伍不入流的老婆，他真是情何以堪啊！《蒲團》（第二節）（筆者譯文）。

現在的老婆跟新的、年輕的女學生比較的話，他是著重於在「外貌」跟不上時代的部分，他認爲這樣會影響到自己，這樣的老婆影響到自己無法去享受新時代帶來的變化，與新時代對稱的一種幸福。我們就知道這裡時雄對「幸福」的定義來自於時代改變的一種投射。

另一方面就是他對「性慾」的觀念。我們知道明治時期的文學家恐怕下一篇的岩野泡鳴也一樣，他認爲他不屑於買賣式的肉體交易。上述所提到的，妓女戶這麼普遍,要解決「性慾」的問題還不簡單，可是我們所講的所謂「戀愛至上主義」的「戀愛觀」的影響就在這裡產生。中年男性對於年輕又有精神的新女性的出現非常憧憬愛慕，但是他的感傷來自於無法墮落骯髒的找「娼妓」解決「性慾」的問題，因爲與「娼妓」間有的只是「色戀」的清醒意識。他真正戀愛的苦惱來自於他對「戀愛」與「戀」二者的混淆不的認知問題。如果說對一個女性很感傷很執著的話，他認爲這不是一件罪過這反而是一個很丟臉的事，所以他才要告白，才要把戀愛的苦惱用告白手法寫出來。日本私小說的「告白」性質來自於他的告白的對象是社會，藉著暴露自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給社會知道，而不是暴露在上帝面前的懺悔告白，告白的對象如果是社會的話，當然不需要悔改，只要社會原諒他就可以了！這是日本文化深層架構裡「恥」(不是「罪」)概念的部分。

時雄的「戀愛認知」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對「純潔處女」的執著是他對浪漫的戀愛、精神的戀愛、靈性的戀愛的一種天大誤解。依我個人的看法，《蒲團》裡也隱約浮動著北村透谷所提到的「戀愛」三個條件。其中兩個吻合一個是遺漏脫落的。以下分析從閱讀上去看。那麼透谷我剛才提到一個是「狂氣」;第二個是「處女」的純潔、處女性；第三個是戀愛的主體是男性，女性只是一個被動的對象。

我們來看一下時雄如何區隔「戀愛」與「戀」的不同，他認爲過時的舊式戀愛與時髦的新戀愛有什麼不同？《蒲團》一開頭就是他非常懊惱的一段描寫。

> 如此一來，自己和她的關係就告一段落了。自己已經都三十六歲了，又有三個孩子，過去那些浪漫幻真是蠢得可以，但是…但是…這是事實嗎？對她投注那樣龐大大量的愛情，單純只是「愛情」而不是「戀」嗎？《蒲團》(第一節)(筆者譯文)

我們看的出來，芳子她投射給主角的部分是「愛情」，愛情這個字眼，他認爲跟「戀」是不一樣的。他認爲自己的情感是「戀」，他祈求的也是「戀」。可是芳子最後給他的只是「愛情」，所以兩人的「戀愛」無法開花結果。最後結局芳子離開後，他自己非常苦惱地一直想不出個道理來。在整個作品的展開上面，他這樣的一個困惑跟自問自答一再重複著。他所期待的是像「暴風雨」那樣「激烈的戀愛」的功能效應；是要把自己的老婆、社會、道德、師生關係一舉毀盡，他定義自己想談的「戀」是帶著脫離現實的一種激情的。這樣去定義「戀愛」的功能的話，當然不會去找自己不屑、社會家庭也公然認同的「娼妓」來粗糙解決。他認爲一般社會上的中年男性都喜歡去找跟不入流的「卑賤女人」也就是指一般的娼婦解決性慾問題。「他天生就有一種無法沈溺的天性力量」(第四節)，找娼妓解決性需求，他不是他不是這樣膚淺個性的人。所以他認爲有自制能力，他的本性就有一個力量沒辦法去沉溺於性愛之中。他追求的「戀」，它究竟是不是儒教道德下的定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跟框架，這是他疑惑矛盾的部分。

他對芳子這個女性，用很客觀的眼光去剖析看待，也沒有我們剛才講到的「狂氣」，也就是狂熱的感情成分。

> 正因爲他是一個文學家，他有餘裕客觀看待自己的內心。
>
> 他的戀愛對象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年輕女性，它代表的意義是一個年輕女孩子像花一樣地盛開，她的誘惑的話也是很客觀性地，他對於自己所散發出來的那種溫熱的喜悅愛情只是一般年輕女性特有的自然的發展，她看起來特別漂亮的眼睛，以及她的態度，都是無意識沒有特別意義的，那是年輕女性自然散發出的一種誘惑力量（第一節）（筆者譯文）。

他對自己的戀愛感情，他用「戀」這樣的感受來表示，至於對象的芳子她所擁有的戀愛感受他把它稱呼爲「愛情」，他用很客觀的、有餘裕的心態來看待自己的「戀」，所以他基本上是不疑惑的。對於他「戀」的對象，他不把她獨特化，不講她有獨特的魅力，那是一般女性一種自然散發出來的美感。在此兩者之間的戀愛感情的話基本上定義在思春少女的生理性層次，可是在名稱上卻叫做「戀」跟「愛情」，這是主角的「戀」的第一個有意思的特徵。

接著來看他認爲新「戀愛」跟舊戀愛要有什麼第二個不同點。要摒棄的就是舊式戀愛的「卑賤女人」這樣的對象。除了家中的妻子外，日本男性要談戀愛的話，只要去找「娼妓」就可解決性的問題，新「戀愛」的話一定要找年輕的新女性、女學生。

> 他常覺得不知自己身置何處，非常的寂寞，走在路上走他常看到年輕又美麗的女孩子，如果可以的話，他痛切認爲也想談個新的戀愛。（第二節）（筆者譯文）

「新的戀愛」就是時髦的戀愛：

> 到了三十四、五歲，其實大家都這樣類似的煩悶，所以很多中年人大部分會跟卑賤的女人遊樂，就是爲了要排遣這樣的寂寞，所以很多中年男人到了三十四、五歲社會上很多人就跟妻子離婚（第二節）（筆者譯文）。

那我們請問一下中年的煩悶跟痛苦是什麼呢?恐怕是平凡單調的老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跟家庭生活、還有事業的瓶頸，然後在性慾上沒辦法在產生新的對象。照他的說法，也就是說跟「卑賤的女人」——娼妓的戀情就叫做「沈溺」，也就是前述的一種「污穢的行爲」，是骯髒行爲的肉體戀愛。

反面說來，又要如何定義芳子這樣的女性跟她情人間的「戀愛」呢？她在老師時雄面前一再強調，她們兩個是「神聖的戀愛」，她們並「沒有犯罪」，她們兩個是真的純粹「精神上的靈性戀愛」。但是因爲芳子在回東京的途中跑去京都和她的情人幽會，事後被時雄發現，責問的結果她流淚告訴他，她們兩個談的是「神聖的戀愛」都沒有犯罪，當然她說的「罪」指的就是發生肉體關係，他無奈下只得答應當她們兩個「溫情的保護者」。可以說，主角時雄跟芳子兩個人，對於「戀愛」的條件都同時強調純潔「處女」的必要性。

> 男方也特意趕來東京在外租屋，二人之間決不像一般社會男女班般那種粗淺的戀愛，也沒有污穢的行爲，發誓兩個人絕沒有任何沉溺的行爲（第六節）（筆者譯文）。

但是之後芳子又時常跑去私會，男的最後跑來東京嚷著要跟老師學文學創作，準備要賴在芳子跟時雄身上，時雄是忍無可忍，芳子又是時常跑出去私會她的情郎。這兩個人在他的眼中簡直是越來越不可自拔，他認爲他們兩人一定已發生肉體關係，他非常生氣，他生氣的原因是爲自己不是爲芳子生氣。

> 一想到被騙了他實在忍無可忍，啊！芳子的靈與肉全被一個學生所剝奪，我卻還爲她們兩個的戀愛拼命想盡力保護他們，想到就生氣。如果要讓那樣的男人剝奪掉芳子的靈與肉，那我也不用去尊重保護芳子的貞操了。自己大可大膽出手，滿足自己的性慾就把這個女性……（第九節）（筆者譯文）。

他過去認爲是不是所謂的「戀愛」就可以隨便發生性關係？他自己也不是這樣隨便的人，在以往的戀愛的話他認爲不是單純只強調肉體關係的戀愛，他認爲新的戀愛觀的話也應重視女性的「貞操」。可是女性的「貞操」還要她自己人格受到尊重之下她願意把它在她的初夜獻給她的丈夫才對。可是在以往女性的貞操不是社會的一種制裁，是要保護女性的。因爲，一個女性她能不能有獨立的人格，他如果「隨便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把她的肉體奉獻給男性的話，那她的自由完全會被剝奪」。

> 以自己年輕時候的經驗來看的話，他認爲這種神聖的精神上的戀愛它可以成立的，但是反而自己年輕的時候不是隨便就發生肉體關係的，所以他認爲如果兩個人並沒有沉溺在這種性愛當中的話，他個人就隨他們去，他一再叮嚀芳子精神的戀愛跟肉體的戀愛、戀愛跟人生的關係，他一再地教誨她受教育的新女性應該遵守的有哪些（第六節）（筆者譯文）。

從他對芳子的教誨和他生氣的心情一起看的話，當然，要遵守、保護好「處女」的貞操這一點上，過去跟現在沒什麼兩樣。他的觀念、一字一句講到如果「處女」的純潔性受到保護尊重的話，那麼它最後的目的，恐怕就是以上提到的，它是要奉獻給一位特定的男士，而且這一位特定男士最好是由家父長權威的男人來決定。前面提到「戀愛結婚」觀念的影響之下，加上家庭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妓女戶的大量普及之下，「性」跟「婚姻」的問題是二分法的，基本上整個社會的架構是家父長制的，女子性與婚姻的自主權還是掌握在男性的手上。矛盾的是，另一方面女性大量受教育，還要提倡對等人格的「靈肉合一」的戀愛觀，基本上是相衝突的。所以，作家田山花袋跟北村透谷一樣，強調女性「處女」的純潔性，擁有讓女子心甘情願奉獻初夜貞操權利的男性應該是只有一位，當然，時雄的認知錯誤來自於認爲那一位就是他自己。掌控處女權利的男性只有新婚初夜的一位男性，這樣的解釋法我們還不怪他，沒有經過確認芳子的戀愛感情，認爲是這位男性正是他自己的話，我們就要怪他。他認爲女性的純潔可以有權利去買、有權利去處理它的話，終究只是要滿足男性性慾的一種工具的話，那麼，他對於新戀愛的認知，表面上像是強調「靈肉合一」，可是他心裡很清楚，靈、肉是被二元分化下，一種很觀念性、混淆曖昧的東西。

芳子的戀愛觀又如何呢？芳子在被帶回鄉下之前，她認爲自己在談「神聖的戀愛」，她們的戀愛是「靈肉合一」沒有骯髒「污穢的行爲」。芳子她還是受到家父長的監督，她的經濟條件也沒有受到保障，她只是受新教育的一種新女性，空有這樣的戀愛觀下，又沒有固定的經濟條件來支撐她，就沒有辦法去打破社會道德的挾制。她所嚮往的狂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戀愛到最後無疾而終，她被父親帶回去之前，她自認爲說「我還是一個舊派的女性，我沒有實現新思想的勇氣」(第九節)。所謂「新思想」是什麼？「新女性」又是什麼？談戀愛真的只是爲了打破家父長的監督嗎？還是在戀愛思想中「靈肉」二元化的認知才是問題所在？這裡芳子講的「新思想」字眼其實是有疑義的。綜合看來，男性這一方的時雄或者是女學生芳子兩者而言，他們所謂「神聖的戀愛」、「新的戀愛」，基本上它是兩條沒有交集點的平行線。時雄他對於「靈肉」二元化的戀愛有一個誤解，然後他認爲「耽溺」這個字眼，基本上它有它的舊思想層面；另外他認爲要解決「性」的問題的話，當然是要找「卑賤的女人」，可是找「卑賤的女人」——妓女來解決的話，又是他一個文學家所不屑的行爲。他在喜歡的女性面前一再強調不可以有「污穢的性的行爲」。芳子這一方面的話，她追求的只是要擺脫家父長控制的時髦性質的戀愛，因好奇心的試探實驗性質的行爲。

這個明治時期的新女性芳子，也就是年輕女學生的優點與缺點在這篇作品也特別被強調，訴說著「新女性」半開竅半矇懂的新奇魅力。新女性的另一個條件她不一定要美麗，但是她的臉孔一定要「非常有表情」(第三節)，爲什麼新女性的臉孔特別有表情呢？它是不是來自她的自我覺醒或受教育？舊女性單純的只會強調溫順與遵從，「她的生氣跟笑容基本上十分單純，一般女性只有三、四種表情，她可是巧妙多變化」(第三節)，這一點也是「新女性」的特色之一。所以《蒲團》它祈求的「戀愛」型態，免不了步其他私小說作家的後塵。它開始來自於自然主義作家對實際生活的一種倦怠跟不滿；對於自己心理慾望自認可以客觀地看待它，認爲無法「沉溺」於跟娼妓之間的「色戀」來解決性慾；與「新女性」的「處女」情結認知又無法突破，所以他的「戀愛」——肉體愛或神聖的精神愛終究都無一得以成就。他與芳子間精神上既沒有交集契合；肉體上的性結合也暗自要求女性的甘心獻身。無法說出他的性慾慾望；卻又要暗自神傷女性的無法主動獻出她的「靈與肉」。渾沌不清的錯誤「靈肉」二元分裂的戀愛認知中，他最後只能聞著她離開後殘留在棉被上女性的味道，陷入充滿滑稽的挫敗絕望中。

雲漢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芳子常用的蒲團——鵝黃色的草色花樣與同色的睡袍疊在一起。（略）女人特有的懷念油垢味道與汗味讓時雄無以言欲的心裡悸動不已，睡袍領子的天鵝絨尤其髒的明顯，但是哪管得了這些，時雄一把抓來貼在臉上，盡情的放任自己嗅著女人的味道氣息。（第十一節）（筆者譯文）

五、「戀」的「古典的態度」—岩野泡鳴《耽溺》

岩野泡鳴的名作《耽溺》於明治 42 年（1909）發表於《新小說》，是泡鳴 36 歲時的作品，「耽溺」這個字眼可以說是「自然主義」[23]全盛時期的一個流行用語。在當時，同一年小栗風葉也發表了同名爲《耽溺》的作品。而文壇盛傳風葉的文風是屬於舊時代的「耽溺」；泡鳴的卻是「新時代」的一種「耽溺」。可說此作是符合時代風潮的小說，泡鳴也藉此作品一躍成爲「自然主義」的代表性作家。而泡鳴也堂而皇之的自稱此作主題爲他個人「第二次的戀情」。要說同時代中年作家的自比爲第二春的「第二次的戀情」，讓人聯想到田山花袋的《蒲團》，泡鳴更在單行本《耽溺》卷頭附筆言道：「花袋兄！我要獻上我個人最初的第一本小說集《耽溺》給您。」，也就是對平凡妻子的厭倦用大膽的筆觸描寫出來的這篇作品，其創作動機來自於田山花袋的《蒲團》的刺激與影響是頗大的。這篇作品的一般評價被定義爲「自然主義」作品的代表作，赤裸裸的官能性描寫是突破舊文學的表現形式有其特定意義存在[24]。對於泡鳴的行動模式與想法予以「無垢、正直、直率、生命力」等肯定態度。正宗白鳥曾言：「《耽溺》的苦悶決不是具現代意義的真實苦悶。而當事者卻熱烈努力的鞭策自己到那種境界」[25]。野口武彥說：「泡鳴是一個能夠將任何慘澹狀況轉化爲正面生命力的糧

---

[23]自然主義：19 世紀後半新興的文藝思潮。爲標榜觀察社會本質的近代寫實主義之延伸產物。以徹底科學化的眼光，排除理想色彩，描述人性生命的醜陋面至極爲瑣碎的層面。法國的左拉・莫泊桑等爲代表。受其影響下，日本於明治時期後期輩出島崎藤村、田山花袋等受其影響的自然主義作家活躍文壇。（三省堂「大辭林・第二版」）

[24] 比如說『日本文芸鑑賞事典第 4 巻』曾言：「將與藝妓的戀情以大膽的官能性文體描寫的自然主義代表作/將沈溺於刹那間的享樂的中年男人的心理赤裸裸的描述出來。」

[25] 「岩野泡鳴」『岩野泡鳴集』収録、筑摩書房、19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食的文學家」[26]。平野謙更不掩飾的大力稱讚說：「這個男主角既不大膽也不粗暴，任誰都可看出他是無垢又直率、正直性格的一個大好人」[27]。如果正如評家所言，這一篇的主題定位在「第二次的戀情」，而且與田山花袋《蒲團》中年男人的「耽溺」（沉溺）的戀愛感情相彷彿的話，那二者「戀愛」成立的實際條件爲何呢？田山花袋認爲與「卑賤的女人」（娼妓）有肉體性愛的話，是屬於一種「污穢的行爲」。那以藝妓爲戀愛對象的《耽溺》，他的「戀愛」態度又是什麼呢？岩野泡鳴描寫中年男性的戀愛時，他認爲要採「古典的態度」，沈溺在買賣式肉體愛中的中年男人如和去維持他的「古典的態度」？以下就針對「戀」裡「污穢的行爲」如何與「古典的態度」二者矛盾的混合共處一探其新式「戀愛」裡的舊迷思。

仔細探究統合這部作品的「戀愛」成立條件，共有以下幾個重點。第一個條件來自於他對於藝妓吉彌的厭惡。爲什麼會厭惡她呢？又爲什麼會覺得她就像貓狗一樣「隨便自己要怎麼處理都可以」，他可以以上對下去「疼愛她」。她是「有趣的東西」，這些是他眼中有魅力的吉彌。

> 吉彌站在梯子上把電燈泡裝上紙套，看她那轉頭側耳傾聽的模樣，讓他覺得她實在是個很遲鈍的傢伙，不挑對象，只要有錢，生張熟魏誰都照單全收的典型娼妓。但是自己可以隨性處理她，就像養貓跟狗一樣，就算一般人，可是越蠢的醜女不是更可愛嗎？在旅途中的國府津其間救好好疼愛她一番吧！搞不好我可以把她帶回東京，一定有趣極了，他開始幻想起來。（第四節）（筆者譯文）

以上是在旅途中住的飯店附近，剛認識這藝妓時的想法。而娼妓的吉彌與《蒲團》的受教育的新女性芳子又有什麼不一樣呢？他不喜歡她，他認爲她沒有學問，這女人從側面看「皮膚黝黑，雖然鼻子很高，眼睛嘴巴都很大」。爲什麼這當中他突發奇想要把這女孩培養成女明星？他爲什麼後來變這麼熱心？當他去找這藝妓時，他並不忌妒她跟其他

[26] 『近代日本の恋愛小説』、大阪書籍、1987
[27] 『岩野泡鳴　近松秋江集』の解説、新潮社、19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客人之間的往來，他認爲對妓女是不需要忌妒的，對妓女最重要的是不能被欺騙。他知道吉彌跟一個老客戶青木常常在一起，他認爲青木絕「不是他的情敵，所以他不需要跟他吃醋競爭」(第七節)。他們二人一起泡澡被他聽到，他也告訴自己千萬不能忌妒，「被青木或下面的人、妓女戶的人知道的話，那我多丟臉啊！我當個男人多沒面子」(第七節)。最後他了解這藝妓在利用他們兩個男性，她受到青木這個客人照顧很多，可是「她是瞧不起這兩個人，她也是寫信讓我介紹，讓她可以出來東京去練習當女明星，這些都是要利用我來逐漸脫離妓女戶」(第八節)。這些跟她之間的感覺因素他是了然於心的，他對吉彌沒有獨佔的慾望，他很客觀地看待彼此的感情。

但是令他最痛苦難堪的恐怕就是對這女孩的謊話。因爲吉彌本來要青木幫她贖身出去，事情又無法順利進行，她本來又要藉其他人另起爐灶，但後來吉彌發現得了梅毒，眼睛視力越來越惡化，到最後眼睛都看不到。他一知道她得了梅毒，馬上就跟她斷絕關係。他對他的妻子是充滿倦怠，他認爲「真正的愛情」「應該是女性這一方努力地來去佔領男性的心，努力地去用各種手段跟奮發的行爲」(第十節)，他認爲他的妻子就跟「半身不遂的動物」(第十節)一樣，因爲「半身不遂的動物」當然沒有「熱情」。要談到「熱情」這一點，這個藝妓是比她妻子來的多，所以當然應該多疼愛她，但是受不了的就是這個藝妓的心態，讓他的戀愛感受相當無趣。因爲一切問題出自於他個人的心態，他一再地做自我剖析，他認爲「自己像雷奧納多・達文西一樣，在思想上他擁有很古典的思想；相對的，吉彌是沒有神經的、毫無內在的賣淫女」(第十五節)，她只是一個妓女，「雷奧納多・達文西他是充滿多才多藝的才華及思想，無法成就戀愛而一生忍受孤獨」(第十五節)。主角個人的問題來自於他有「過敏的神經」。「過敏神經」令他常陷入感傷，他認爲他的「神經」比雷奧納多・達文西幾乎過敏幾倍以上，

> 我要追求能令我滿足的精神戀愛感情，也就是適合我這種古典優雅的性情的戀愛對象，當然家裡那個半身不遂的動物像死人一樣的妻子是沒辦法的，就是空有熱情、出賣肉體的這個藝妓，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我來說她終究只是在我衰弱的神經注射強烈及時有效的注射劑而已」(第二十六節)(筆者譯文)。

再來看看有關吉彌的其他描寫。因爲喝酒臉上紅呼呼地看起來好像「菩薩一樣的可愛」(第十四節),不單有這可愛的一面而已,吉彌有時候靦腆起來時「令他感到就像純潔處女一件一件地脫下她的衣服時的靦腆一般,令他一下子陷入恍惚」(第十四節)。他一再強調,他心態上所憧憬的就是「古典的態度」。所謂「古典的態度」是什麼?就是和雷奧納多・達文西一樣,「戀愛的話它是不應該講出來的,隱忍不語的戀愛力量一貫堅持到老死」(第二十四節)能夠一貫持久的精神戀愛。可是這樣「古典的」戀愛態度對他而言卻是充滿矛盾的,「要忍受一輩子不訴求愛意忍受到死,這可是需要很大的能量與忍耐精神,他很羨慕,但是他認爲這樣人生是不夠的,他的人生只好陷入自怨自艾的不安中而更形頹廢」(第二十四節)。正因爲頹廢,所以他才要跟吉彌在一起,這是他戀愛感情的真實面貌。所以對主角而言,要像達文西這樣,一輩子到老死不強調「肉體」且隱忍不說出自己的愛,這種精神的戀愛他是沒法安心的。所以對他來說,與肉體無關的純潔戀愛是做不到的,他只好抱著他那「過敏的神經」嚐著苦澀的人生。所以他的肉體及精神是分裂成兩面的。所以他認爲「要很高尙過著像和尙的生活,在十數年前他藉著理想已做過了實驗,那樣清純的做法,那種與女性的關係,他認爲現在的他是做不出來,也滿足不了他。他的神經太過敏太細膩,比一輩子都不把愛講出來的達文西,他的神經更過敏幾倍以上,所以我只好抱著內在這樣的心、精神跟肉體,不安痛苦地抱著過敏的神經過下去」(第十五節),最後他呈現出來的生活型態是完全的頹廢,這裡的頹廢就是用「耽溺」(沉溺)這個字眼來形容。作品的結尾部分,他聲嘶力竭的呼喊著:「沉浸在性愛當中就是一種生命」(第二十四節),他認爲他一輩子就要過這樣的生活。

吉彌最後得到染上梅毒的可悲下場,他一得悉之後馬上急著擺脫她,他認爲得那樣的病是她自作自受,是周旋在兩個男人中,要利用男人脫離妓女戶的「罪有應得」下場,但是到了這部田地,他的妻子終也受不了面臨精神崩潰的狀態。爲了贖身吉彌出來,當初他把妻子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的衣物拿去典當，他的妻子長期下來陷入歇斯底里而重病臥床。所以他認爲他們三個人，「吉彌得到的是梅毒；妻子得到歇斯底里；那我是神經衰弱，最後是大家都很悽慘」（第二十六節）。這作品的結尾他喃喃自語，雖然「我對這個藝妓太冷淡、太冷酷，我還認爲她活該，但是我一直沒辦法，我的神經已經衰弱不堪，我當然需要非常強烈有效的注射劑，我們之間的戀愛是屬於一種嚮往，這嚮往是自然產生的壓迫感，雖然最後我在我的過敏神經上，吉彌她的討厭味道還留著繚繞不去」（第二十六節）。「吉彌她的討厭味道」是什麼味道呢？這女性的味道與上述《蒲團》的味道是明顯不一樣的，它是一種「討厭的味道」，因爲她是一個妓女，而且更可惡的是她是一個欺騙我的娼妓。《蒲團》的芳子是一個打扮穿著、外表看來她能夠區隔「靈與肉」戀愛不會輕易「犯罪」、出賣肉體的「新女性」，當然這兩個女性的味道是不一樣的。作品裡的吉彌被被解讀爲沒有神經；也不努力；又不會讀書的膚淺女性，所以她當然被比喻成一打就瞬間「有效的注射液」他當然不用去照顧她。

作者岩野泡鳴本身有多不勝屬的複數女性關係，再三輾轉與許多女性產生關係，這與以上男主角的生命態度、戀愛觀基本上是相當吻合的。岩野泡鳴本身的生命觀強調「刹那的燃燒」，當然他的戀愛需要激情「有效的注射液」，所以他對女性的冷淡、冷酷，還有對妻子的沒同情心，在在與他尋求每個刹那瞬間的激情的戀愛觀相吻合。誠如他的自省自覺，他的戀愛觀只是一個「嚮往」，既是「嚮往」，也表示是遙不可及、無法做到的天邊月亮。他的戀愛觀的第二個內涵，它是一個自然而主動的感受，明顯也是一種實爲「肉體」、卻仍不忘加上無數的不知所云的呢喃，以及強調嚮往憧憬天邊的月亮——「古典的態度」的一種戀愛觀。實際戀愛生活上，經常以「自然壓迫」無法自制的的性慾——肉體的戀愛觀來處理他的感情。「靈」與「肉」二元分裂當中，又無法得到很大快樂，這是日本私小說男性作家「戀愛」的悲哀。這篇作品對於女性的侮辱或憎惡表白令人不快，它不只是因爲「耽溺」的對象是藝妓的關係，我們不要忘了，他對家裡的老婆也是不假辭色，把老婆當「半身不遂的動物」，最後讓他老婆得了歇斯底里症，所以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上我們可以由此看出來明治男性的自私，女性需要自己主動運用「手段」與「奮發」，才能得到日本男性的喜悅與青睞。

六、戀的男人・渴望被愛的男人——“Love is best”

總結而言，誠如此篇論文的標題所提示的——「戀的男人・渴望被愛的男人」，「戀的男人」就等於喜歡「被愛」、渴望愛情的人性本具有的慾望，「被愛」的話當然就要強調對方的主動屈就，在岩野泡鳴《耽溺》中要求女性的主動取悅男性的「手段」與「奮發」，而不是對等人格的相待。作者（1909）在之後厨川白村（1922）所挑明的「love is best」的戀愛觀上，出現了理論與實踐上言行不一致的極大矛盾與出入。「靈肉合一」的戀愛終究是一個憧憬；社會文化背景沒有對等人格對待的心理習慣，正如伊藤整所言，它是日本近代戀愛觀裡的一個虛僞層面。明治時期以來，日本輸入的西洋文學的戀愛思想是大有疑義的。西洋基督教的文化傳統是藉由祈禱、懺悔等信仰上的實踐行爲，將原本非常自我的戀愛行爲純化爲與「他者」的完全平等的超現世的「不可能的愛」，。可是日本的文化土壤裡並沒有將男女間的「戀」轉換爲超越現實、脫俗的「愛」的「努力心態的習慣」，所以「如此的男女戀愛觀，只有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是互相利用的關係，在肉體的強力結合上，將以道德拘束不替換對象的這種戀愛關係，迷迷糊糊的解釋爲應以上帝的存在爲前提才可能成立的「愛」」[28]。因此，在宗教的基礎缺乏下所引進，進而模仿的近代日本戀愛觀，有這種虛僞的成分存在，這同時也是缺乏自然進化演進過程、倉促張冠李戴的日本近代化的共同特質。

至於《蒲團》則是延伸了江戶時期的「色戀」裡的戀愛觀，以上二部作品跟基本上把肉體認爲是一種「污穢的行爲」，很勉強的努力要把它「靈肉」二元對立化，《耽溺》裡面的戀愛觀念認爲是「真正的愛情」應該跟「肉體」分開的，它是一種很優雅的「古典的態度」，用一種懷舊的自憐情緒叨叨絮絮著。所以結論而言，《蒲團》裡強調的如「暴

[28] 同注 3。伊藤整「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愛』の虛僞」『近代日本人の発想の諸形式』、新潮社、昭和 37.11（岩波文庫、198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風雨」般的真愛「自然的力量」也好；或者是《耽溺》裡講的「自然壓迫產生的才是我們的戀愛與憧憬」(第二十六節)這些話也好，任一方都在在表明了期待女性主動發動攻勢的雙重靈肉的戀愛模式。兩篇作品同時還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一個中年男性的戀愛，可是也告訴我們從明治時期到大正時期以來戀愛小說的一個系統，已經經歷青年期的自然主義的作家,在新時代新戀愛型態盛行時候的一種迷惑。《蒲團》的芳子是根據「性」與「愛」需一致的基督教性道德來看待戀愛。相對的，主角時雄他認爲神聖的精神戀愛雖然可以成立，但是肉體戀愛絕對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做到的，靈肉二元對立不是他的價值觀，他基本上只是把他自己內在自然產生的性慾部分，包了一層「靈肉」應該合一的虛僞外皮。他所呈現的思維模式是一種對於新時代的戀愛觀的一種模仿行爲而不自知。

同樣的,《耽溺》所提到的「古典的態度」強調「禁慾」的精神戀愛，它也只是一種憧憬，把對藝妓的「性慾」需求視爲一種「即時有效的注射液」,用侮辱的眼光看待,也可看出他一方面提示「靈肉合一」或對精神戀愛的憧憬，可是明治時期的男人在與娼婦沉溺於性愛的歡樂當中，還無法忘懷、想被愛的這種內在矛盾，在主角的煩悶呻吟當中，一方面告訴我們日本男性對浪漫的精神戀愛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另一方面也告訴我們在明治大正時期所輸入的這種戀愛觀，是一種似是而非、水土不服的思想，讓他們產生了錯覺，這恐怕是日本近代的戀愛觀的內在問題。光看《蒲團》與《耽溺》這兩部作品，兩個中年男子都是會戀愛的男人，可是他們幻想的「戀」恐怕還脫離不了江戶時期充滿武士需女性跪拜臣服的倨傲「色戀」色彩；可是另一方面，又披著新時代的西洋式「靈肉合一」「戀愛至上主義」的新愛情觀的外衣，他們同樣只是想摒棄舊式「色戀」的肉體愛，卻不自自覺的「靈肉」二元分裂中，一邊望著遙不可及的「精神戀愛」,一邊又落入老窠臼，可說是身體與腦子分裂的「希望被愛」的男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厨川白村（1921）『近代の恋愛観』、角川書店
北村透谷（1892）「厭世詩家と女性」、『女学雑誌』
伊藤　整（1962）（岩波文庫、1981）「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愛』の虚偽」『近代日本人の発想の諸形式』、新潮社
九鬼周造（1930）（岩波文庫 1979）「『いき』の構造」、同題、岩波書店
村上信彦（1972）『明治女性史　下巻　愛と解放の胎動』、理論社
　－－－（1974）『近代の恋愛観』、理論社
山下悦子（1988）『日本女性解放思想の起源—ボスト·フェミニズム試論』、海鳴社
永畑道子（1997）『恋と革命の歴史』、藤原書店
田山花袋（1907）『蒲団』
島崎藤村（1918～1919）『新生』
岩野泡鳴（1909）『耽溺』
田山花袋（1964）『日本文学全集 8　田山花袋集』新潮社
　－－－（1972）『日本近代文学大系 19　田山花袋集』角川書店
吉田精一（1980）「人と文学」『筑摩現代文学大系 6　国木田独歩·田山花袋集』筑摩書房
田山花袋（1984）『明治文学全集 67　田山花袋集』筑摩書房
吉田精一（1984）「花袋文学の本質」『明治文学全集 67　田山花袋集』筑摩書房
　－－－（1984）「解題」『明治文学全集 67　田山花袋集』筑摩書房
　－－－（1958）『自然主義の研究下巻』東京堂
大久保典夫（1963）『岩野泡鳴』、南北社
岩野泡鳴（1964）『岩野泡鳴 近松秋江集』新潮社
　－－－（1965）『岩野泡鳴集』筑摩書房
　－－－（1977）『徳富蘆花 木下尚江 岩野泡鳴集』筑摩書房
石本隆一 等編纂（1987）『日本文芸鑑賞事典 第４巻』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
野口武彦（1987）『近代日本の恋愛小説』、大阪書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